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論著

朋黨一

朋黨論　雷夏先生

愚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大和開成間贊皇奇章李京公黨互相朋黨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黨甚難言之不忍一至于此夫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黨也惟堯以德元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辨之由茲而下君子常不勝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諛則順旨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以斯言而行之則朋黨辨矣又何難於破賊哉昔奇章全德而不免寵逐贊皇忌刻逢吉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

戢叟雜叅哉

論朋黨　　河南先生

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知四人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耳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自爲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向黨者遂瓊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聞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自未嘗不感憤太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言則知夫任之爲易終之是難可不慮哉伏聞歐陽修領使河北臣以邊事之重故不復以内外爲疑今又聞蔡襄出福州未知襄以親自請或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巳再省其親士大夫去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

後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下脩寺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爲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發而後救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以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脩寺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脩寺未易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疏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臣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係於上意不係於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爲陛下建忠諫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

論辨邪正　富文忠公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求補尚艱稱指入覲常得覽告陰隲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有紛綜固非筆畫可盡今自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乞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人主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軀干若具備方能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不失方能成國為國者正如人之一體也人之體一脉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佐萬機為國大臣日致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哀樂人情之舒慘邪正系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式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禍亂隨之此萬有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

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系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注衷善也）周武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平也）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注三后謂周公君陳畢公也）夫三后皆當時聖賢也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猜嫌無猜嫌所言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則人固悅服而景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千百年者有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議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讓為國遠慮如是

之切而不自爭勝邪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昇平使國家享祚千百年之明効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駮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辨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至使強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若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為掊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貪得私憾之謀何恤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奧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誤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天姿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号八關十六子者構造訕謗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謡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為宰相爭黄巢邀請節旄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衣投硯而起言於都下然衆以畋語為是攜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

綵出討黃巢攜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率意欲激黃巢之怒使歸功不成以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念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言巢果大怒擁衆百万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乱無一州一縣不用兵戕而两京陷没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号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則壞朝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爲目至此隕族何償此目前爲覆禍召乱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之明効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与不和實係乎天下治乱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殺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待從言思及内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万惟億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内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注厖乱也禮曰和者天下

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昔人又以烹調鼎鼐和羹張琴瑟操執轡取合練樂石多方以爲諭者或大或小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慎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合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則小人必勝君子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万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援爲朋黨撰飛語指爲白黑離樑千岐万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肯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求必逞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由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小

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則不懲也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災棄叛咎災也）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若與君子相反矣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謂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分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分別君子小人而用捨之方為明矣其他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鑒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醫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傅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臣竊伏聞恭惟皇帝陛下禀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
勤學色至更留意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
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亦未可用之所怒者亦未可弃之記
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
所譽者未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
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
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
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
一國之人皆言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衆口而不可不
從之也然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明白察焉直俟
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
朋比毀譽邪正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

此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損之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
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皆盡聞
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庭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
然聞未可必信而必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
可詢者也詢之必不嘗因緣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
則向所謂毀譽備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
淆陛下不至公至當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
至難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
只取堯舜氏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
是而語陛下可不愼之又愼之大抵王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
不得人則亂而危之至甚則又係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將
一二而已但且欲諮臣往者皆非臆爲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
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愼之愼之又愼之也臣昨
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投於衰病之中祗是念其舊人授以國

柄辭不獲免夙夜不遑若非傍假眾賢共成大政則臣雖瀝膽
亦立見敗事況夫四海至廣万機至煩而藉天下之才以濟天下
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聖今選賢與能者大禹之
至誠也惟聖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
死罪死罪謹表奏

朋黨論　六一居士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為朋然臣謂小
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
財貨也方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
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
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
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

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万惟億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万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

則歎而稱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猒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朋黨論　六一居士

張文蔚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隳柳璨殺裴樞等七人悉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大祖立仍以文蔚為相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皋李耀友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於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去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

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
害國而与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
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
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朋黨
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
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
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
從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
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
人主之耳不聞有善言者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
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与之圖
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
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
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

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説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鑒哉

朋黨論　　司馬溫公

黄介夫作擬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温與閹豎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閹豎閹豎之横由輔相輔相則信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又誰咎哉又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讙兜猶薦於朝舜臣堯既流共工又放讙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聰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昌明然紂昏亂故不能區別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序弗其絕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爲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爲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群臣爲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東坡先生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

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弃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致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爲者皆所用耶）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欲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

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
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
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
而貫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
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
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反農夫市人也哉故善
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
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
曰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矣歟
困不可長而亦不可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
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
此所以不旋踵惟仇人之罪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
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邪正辯　南豐先生

正者一邪者十焉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歟曰攷其直焉尒言者曰某正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其情者為之迹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揣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有間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迹之也有則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不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洽也以天下之事攷之見未洽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洽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洽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洽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見可以洽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攷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効不戾於其始也有賞矣則未至於其終而質其効賞與咎無所垂焉不若然而易也任

成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賞罰之間於評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變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致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豈與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攷也苟攷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構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攷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言辨也以邪人處之或逆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攷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事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者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耶則賞也其於是非用捨者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賞罰之間於評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變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於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爲有聯其責者與或

曰大賢大佞殆未不可以考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考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爲賢大佞之爲佞或無其迹與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考其實矣豈不可歟如不論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是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辨矣

朋黨論上　　方舟先生

朋黨立論皆起於小人而無預於君子何也君子者無心之心小人則有心之心也無心之心則於是非利害勝不勝無較焉小人則有心之心一切反是睚眦於錙銖頡頏於毫髮力以取勝勝以求鬭鬭不得其敵則如狂猘如蝮蛇不得一肆其毒則必蛄未戢草棘以貽其怒乃已此有心之心也故鬭不已則勝常在小人不勝常在君子此小人指君子而爲說出於有心之心也君子端不以是疑小人以幸一勝庶以無心之心也在

易渙之爲卦渙散也君子不立黨以處小人而主於散也焉則乘之逃其黨於方來也机則据之拒其黨於適中也朋則安之求免其身以無悔也至於六四則曰渙其羣渙有丘匪夷所思何也不得已君子與小人並位內不招權外不去之居高位之地紛紛然於是非利害無所決擇不以小人爲險陷而疑之處之以無心而已由是以知朋黨之論皆起於小人以陷君子也向使君子亦以是指小人是敵也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鬭心一形則御君子者多而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是以勝不勝爲分別哉吾求箕子之言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威福之大柄不可一日假之臣下然卒爲小人竊弄所以非成朋黨之禍誘人主執其大柄於上以分別是非利害雖陰陽不得用其変焉小人乎夫如是則防微杜漸彌釁之禍可不作矣

朋黨論下

方舟先生

以治生亂非於無形以成有形者朋黨之論也方其治也豈自意其必亂也哉其所謂無形者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君子指小人爲黨小人亦指君子爲黨其始也好惡是非之名異朋起而附和之日寖月滛因無形以兆有形而天下受其患而命之曰朋黨者好惡無別而是非得以相雜蹂於無形之中此治之所以生亂也逮其既亂也天下後世有公議者出焉曰此君子此小人君子無黨小人指君子爲黨則亦已晚矣方其隱於無形也雖堯不能以目視師曠不能以耳聽而孟賁不能以力奪雖人主能操威福大柄而公其君子小人之辨以明是非之塗如堯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未始有朋黨立名者威福大柄獨攬之於上耳馬与鹿有形之物至易辨耳趙高乃指鹿爲馬取其鼠似者以爲之形以收秦人之權而用之御史不敢訶諫官不敢議者其兆在於以横議殺處士杜塞能言者之口以至是也漢之田蚡竇嬰各用其黨有首鼠兩禿翁而不敢正言其誰居乎

謂小人若此秦餘習氣漢黨之萌孽也洪武紀石顯殺蕭望之劉向力言以為君子之必無黨焉而漢黨根株矣杜喬李固引頸就戮至使人甘心慕之蹈死所以取名何也黨名既出命之曰李杜之黨為黨錮傳漢黨之成林矣且自其治以生乱自其無形以兆於有形萌孽之根株之以迄成林尋斧之不及天下皆得以藉口正名曰朋黨之論自漢始至唐人之一治一乱而朋黨輒先之以萬世多門也女德容其姦妾言誘其勢宦官怙其威燄則小人以活君子勢則小人以脅君子君子搆手無術然後典寃誅戮隨之如曰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唐人凡幾牛李耶張九齡曰小者尚得一变而為何私大者分義再变而為朋黨又唐帝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以黨比之賊甚於黨者難易之別也嗚呼漢以朋黨兆成莽卓之禍唐以朋黨兆成藩鎮之禍皆以治生乱自其無形以成其有形者然則朋黨之論大矣如之何其夫之毒以兩漢唐然其說可使如漢不可使如唐

何也漢之正論勝唐之正論不勝二者又從而涵洇焉勝則君子恃之以無恐不勝則小人恃之以無恐則歸之曰姑待其天定者歟後為之謀不然雖上之人亦無如之何

辨朋黨

孫待制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樹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柄亂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不辨若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殽並進非明君為能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果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於己取疑似之形讒之於君子矣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則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功其言曲其道復彌縫其跡苟心無不至但勝於

人便於己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多勝於君子也情狀如是非
君之明者能辨也前古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
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
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
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
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譖房喬輩數大臣相與專獨
委去此等相亦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訪知但未反爾太宗
謂瑀曰爲人君者須駕御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
如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疾
俊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
免責不惟不免其責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
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以
數撓群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佞臣取
媚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群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輩朋

黨罷鎛俞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爲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辨之大賢視鎛之邪黨如鸞鳳之於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侈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辨之意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樹朋黨明報私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幼年略無所憚賴韋處厚未顧覬倖氣激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卽度復相憫紳見逐然不能罪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觀二李之過似均然情之輕重有異矣亦在辨之世宗閔董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時李吉甫作相惡所言遂其恨命故宗閔輩藏爲後宗閔得用必排德裕及其相与者德

裕得用亦非宗閔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政効又裴度嘗薦之作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劍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德裕歸朝遂命為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群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注訓復用比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文德裕所與者多守德之人幾乎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於人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歟比宗閔姦人則情輕矣文宗但以德裕宗閔各有朋黨深嫉之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明已不至矣又聽注訓所構朝之善士名目為二李之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為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

必后且有臣言然後君曰其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而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何事害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又或言者陳以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讎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与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盡是道豈有臣下朋黨之事或曰何以盡是道君曰在明約公或日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与公安得至也答曰不聽左右之偏言則明矣不以悦意親之忤意疎之則公矣能戒事畢[illegible]与公庶乎可至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著

風俗一

本風俗論　宋景文公

夫民聰明精粹內函五常之謂性剛柔緩急殊乎四方之謂風好惡取捨悅隨上教之謂俗聖人知俗之易失故建之以師長壹之以中和尊尊以示恭親親以教愛悌幼以訓慈先長以興讓示義以尚恥嚴刑以威亂然後可与適治平之路興愷悌之源故紫服長纓潛移二國廣眉匹帛爭尚四方木任風圓草遂靡[illegible]傳曰上有所好下必甚者矣惟陛下躬乾之粹稟天之能挺言成與爲身爲度與讓說放壬人挺力田憫庶獄恤祀事愛民方定心而物自服三年弗言乃雖即位已來未聞有弋獵之娛聲色之近也毋方蜡譁諺至尊澤徽從則必懼然剋躬恤然振之凌鍊實物孤絡率又以一摩民以誼礼注其耳目樂渝於骨髓

所以訓齊天下之理其備然而道化猶鬱俗態尚淩其故何也
殆郡縣之官類多俗吏因循就簡務拘文牽世未能丕揚陛下之
本意睠之於民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長民之不二
之歎以屋無可封之期父子德色於耰鉏鴟鴞惡音於桑椹齊
民趨徙異物遷故臣前已言郡守擇任之不精今復見縣令
授受之失實也臣聞古人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師帥不賢
主德不宣且陛下所與治斯民無愁歎之聲恥一世於仁壽之下
域欲安責乎上官倚於州下宜委於縣是縣令郡守與王者分
挈教民權也今之縣令職厥祿薄與凡庶無異非材能矯蹈郎
躐躋耆蒞力事上官雖繫詰責之不暇何暇論絕畧之外語教
化之原哉此不稱陛下之治一也就使豪英之士萬有之人欲
優行樹風作為條教懷誠乘詛語之話言而盜憎主人吏見指
目權輕不足自鎮民宕因以恣友故四維張而不具皇極建而
未叶此不稱陛下之治二也禮以防欲樂以和情政以正名刑

以禁暴而四者相須而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今之吏治一
切以法繩之偷合苟安日關而已非有長幼之序和樂之節廉
愧之砥孝悌之行以漸化之也是以風尚頹替姦偽波屬弃禮
者無畏犯義者不刑上下相蔽以多自諉此不稱陛下之治二
也自文孝鄉舉學生罷聚朝廟堂謀議朝夕獻納詔令所下皆際
天人之分据古今之誼兩漢深訓五典常道而縣吏膚淺類不
能曉而欲使下情無壅大教肯洽人人咸知上意不可得矣此
不稱陛下之治四也由是天秩久紊彝教弥斁賢者恥其冗則
不事以為高廉者甘其叛則厚斂以自厭孰肯為陛下懇懇於
牧養孜孜於教導哉臣以為當今之宜莫如按舊章定新制悉
取朝著使典民社厚其祿以責其廉褒其賞以詰其效百里之
內有能興儒術闢汙亢明諭詔恩勸恤民孜順孫孝子日衆
多者為高第選補盜賊擊搏豪強租賦先期獄訟無濫操去
吏文符如流者為中第因循苟常無所濫正不能與奪亦無用者

者爲下第又重選二千石使互相檢覈數年之後上計大比且觀其能三第中者擢於衆而遷之不中者罰其劣而遣之益以門才以待官之陛下於此而爲與三代之化幾乎達千載之間使術有存焉有庠歲時以鄉飲酒禮而綴其雖時時頒牛酒以勞力田孝弟恤鰥寡問高年達爲成規授以方國上有龔黃之守以承教極下有蒲密之令以勤宣布出令若流水傳命如置郵陛下高拱以取尊名不勞而定大計推放四海而准四維泰山而安風俗鄙俺陶家至日見威神裘璺若鑿淵默掃除五代之迹而悉去之蕭刀他腸平鑄狀政化業一定于百載明聲實揖清流者歌盜不絕寧與勞心于內與成功於外者並日而語哉臣故曰俗失於官邪郡守是已官邪由於任輕縣令是已以犬馬畜之彼將犬馬自爲也以滅裂耕之彼將滅裂報我也君以民爲本民以吏爲師民不知教則國本易搖吏不恭承則君命幾辱且不材之士自知爲清議所去皆心甂賤而懷康眾欲

使之撫民罕興化條不爲國取侮者與幾矣
積日震驚百里王法是擬建爾縣公凝我民紀官者綱弛紀
聲沒振不念牛刀遂傷獸歸

風俗 一　　臨川先生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
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而能安利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正風
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謹也君子制
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窮極財
力僭濫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而人之爲
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
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泄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
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
賦斂不傷于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而
當家給人足无一夫不被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

趨末之民巧偽寖盛推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諄淳樸且聖
人之化自近以及遠由內以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也
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
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
旦更奇制夕傳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
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
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
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為奢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
慕效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
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淳朴之風
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罕完
行士無廉讓尚奢過者為時宜守儉約者為鄙野鄙譏之民少
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饑寒人
之為性心充於逸則樂生心勤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從合之

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瀼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救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器物饌具為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為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飢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内治而天下不治矣

勸趨論

穎濱先生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礼於歲之終因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礼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顛冒無耻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礼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有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

以犯非義爲賞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
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大分
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皆入楚
之俗也勁勇而沉靖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
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
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靖者可以義動而其椎魯少文
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
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鈍近於無
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
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無義則爲亂小人好勇而
無義則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
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肯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
十年之間百戰以叛賊自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
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無義也故

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變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能若夫民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illegible]常者士大夫之寡也

蜀論

同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賤之不可忽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乱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乱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定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椎埋發冢以使其意而汲汲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民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乱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

而不敢發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乱而不
可救則亦僥倖不使之俗有以啓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商
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譟
奔走告訐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
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
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
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
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乱以發其憤懣不洩之氣故
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乱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
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
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
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伐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
乱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懼而弱
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

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辨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風俗議

若闇先生

風俗之原皆自世之所尚而變也從我者榮不從我者辱尚此者爲能不尚此者爲不能世俗之人非有甚高之見孰能舍榮以取辱舍能而爲不能者哉故今風俗方且披倒靡似不可復起卒然人爲振之又從而尚之是以天下之事終不能有所立也某人有過試使某人言之必曰規過人之所不喜且無與我事胡爲往取怒哉它日有過之人爲左右所譽復使某人勿譽之必曰衆所共譽吾何爲獨異且譽之何傷於我至於閭巷慶弔稱道一切出不誠之言周旋委曲惟恐少忤於物受之者亦心知其非誠而輒喜之不如是亦輒怒之探意而言淺而行事上又所不許而必爲之自是若而然愧尚以做詐拘上而不顧其

非若以謙意損下而不顧其過亦古人所惡而今公行而不以爲異專持苟簡之道求合於天下人之情故處士者不畏於淺失人情則畏之仕於公者不畏法失人情則畏之世以此設身以此取名以此逃禍入於小人之黨小人固喜之入於中人之黨中人亦愛之入於君子之黨君子非不直不容物者雖不敢尚之然未始以惡辭斥之也如此則家以爲良子弟里閭朝廷之閭皆以爲能而共推之上下靡然同波共流相效而行之未見其止也噫俗已成矣好事者欲立天下之事亦以難矣昔之聖人將有所爲出一號令天下響應而從之此無它術矯厲之而已上之人一日取果敢時立不阿之士尊而用之一切苟簡合人情者嚴懲而屏擯之則天下將劫其宿昔之志聳動視聽爭趨而效之風俗一更乘其端以立天下事未見其難也今以不可起之風俗欲更置有爲之事是以一握之土負百鈞之石其不折必且撓矣異時執事者有意志於更張一謀而百沮朝行

而久追縉紳庶士又竊談其術之不精然皆未知風俗有以勝
之也

善俗論　同前

先王養人以德非特教化使然蓋亦有術以驅之使不得不爾
黜陟必以九年雖欲苟安不可得矣位高者責重雖欲幸進不
可得矣不稱者不敢以辭則無容不奉其職久而棄者不除其
喪則無容不稱其職惟上之人屢省必行而已後世變更先王
之法一切取官府苟簡之便多矣所以養人以善之術如百官
磨勘擬官必自陳而後行以攻被賞必自言而後得有所辟請
必先問其願而後舉凡此皆非所以養廉恥之道如苟安幸進
之風不稱不舉之激天下患之久矣天子詔令丁寧訓告有司
若曰甲令莫之能革者勢非難也特其術有所未至亦欲之不
以京朝官選人自監司知州而下必以三年爲一任任滿乃爲
考績圖于有司有司以關陞者擬中者如故劣者降若不滿三

年而罷去或從它職及京朝官不釐務皆具考績其以功當被賞者亦所屬列上功狀皆不得逾月若逾月及所考績取上功不以實方許人自言覈實而罪其所屬辟請者不問其願直牢而以牒報之被辟若願就則不言不願者三日內申所屬有司凡任官皆有官責如爲郡縣者則責以賦役辦獄訟平民富而俗美不越十數條而已勝其任則進之不如所責則重黜之其它莫不令皆可隨略凡百官皆以品秩定祭儀祿賜定以共祭而器服牲物猶不備者皆不得祭不得祭者不得燕樂不得嫁娶其不葬其親者皆不得釋服有犯者與其居喪同如此則雖使中人亦勉於善蓄成美俗利莫大焉

說俗　宛丘先生

天下之事有其爲物也微而爲効也漸而深乎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爲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由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之而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

乱而後風俗趣非乱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乱由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爲其有所安也安生於所習見所習見而心悅者然後安之聖人知其然故隆仁義明礼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爲家諭其猶內外上下無賢不肖率皆習焉故其人一日捨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爲善而不可使爲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爲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遠而靡廢昔者三代之衰皆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陵夷大壞至於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倡諸侯於紛爭奮攘之中靡然无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霸天下不尊天子者无以令諸侯至於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自託附依於礼何則天下之情猶安於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者興而違者不旋

踵而亡彼秦之強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安之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詐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劾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猜察而技劇之秦之父子視殺人死異於犬羊視欺其上無異於紿寇讎視紛爭不寧無異於床寢門闥之安父子兄弟日夜相教其身者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爲是則其以爲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奮者殺奠弑大亂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於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安於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奪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无小人也天下安於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之時非无君子也故俗之所在其因不可揺俗之所厭其間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唐之中世大盗起而爲亂其將相大臣力征不討不須吏而去之大盗既去其遺黨餘壅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爲諸侯

然其後僭亂叛逆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爲之不安穊者百年卒
不能翦去其本根而舍幾與之皆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
北之難也夫安史之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伏
其政而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慟哭而思救之者不
啻如救其父母故天下之兵怒而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
北之[illegible][illegible]傳世一再之後其視叛王命陵天子者乃其所謂平
能可甚之翹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爲柔懦而無振故田洪正一
効順[illegible]以謂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須臾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
乃以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成嗚呼天下
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
而占其國家之安危存亡而區區於末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
俗安於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於詐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
之俗安於犯上僭逆也故唐衰彼其安於義禮以夫凡可以爲
禮義之俗術皆教之故也彼其安於詐力殺伐而夫犯上僭逆

者宗以夫凡可以爲二者皆見之故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端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入而誦其妻子者習而後誦其君安於禍難者習而後能豫國欲人之無安於惡者無待其成絶其漸焉吾所進之矣

敦俗論

宛丘先生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捨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須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任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然[illegible]儉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爭奪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illegible]則

大者桀小者放惟其得之而後已焉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見之立於天下之上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其富貴之利而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冲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所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辭而後受万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辭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有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余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賤道奬勝而羞退進位而卑祿故天下始嚣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

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攻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攻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哉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攻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當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説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若其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是天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區區之淺近欲焉哉孟子可謂知利之要矣

憫俗論

曾國藩先生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局量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晉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見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吏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並時而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興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辨治世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計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世患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雖恐其疏於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以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

必有吞舟之魚通都大邑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千圍之帶而規規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不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士習卑而器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隘而一時人物大率瀞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者惡者可使善邪者可使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耳顧不可使之大乎

正俗論

金華先生

臣聞國之有風俗猶人之有元氣元氣固則人不羸風俗正則國不亡故簿書負於有司干戈盛於邊圉威令流布而無所迕征輸辦給而莫敢後此愚者以為至安而智者必致觀其風俗風俗苟壞是敝者雖治而不足以救其亡譬人之元氣消鑠色有如乎時而元氣先索則扁鵲且見之而却走甚可畏也昔者晉之亂由夫天下一溺於清虛放蕩之習承者益得以逞其無恥而廉

者可以齊其欲禮法棄滅而夷狄交橫國祚中絕元帝渡江被綦茶士而習尚淪胥可以徵劉矣而王導謝安之流其所以躬行者猶前日之故莫能力正既壞之風俗以圖善治卒於中原不復寖以衰微而遂至於亡臣讀書至此未嘗不廢卷而歎也今朝廷之禍亦烈於西晉而風俗之壞實自於崇觀公道寢而清議廢富貴重而名節輕小人得志君子失職三綱五常靡不陵蕩陛下亦既東焉矣而溺惡偷險之習炎炎日侈曾不少止風俗如此其何能國乎臣愚以謂非大有矯拂於天下不足以變其故夫爵祿者人君磨鈍礪世之具也今敵道肆行椎埋剽略無所誅何速其不義之心既已厭滿乃係迹而邀陛下之爵祿招徠撫納唯恐不至盡爾異於唐之衰季姑息之患且明皇以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恥與之等列則天下豪傑自愛之士況肯見苟出異以博爵祿甘爲此曹伍耶爵祿始賤於崇觀而終甚於今日陛下又安能以磨鈍而礪世誠莫急於正風俗以圖善治

要使天下不知廟堂之尊而嚴宂之卑用捨本於公道黜陟由於清議相勉以名節不朽之計而力排於富貴利勢之謀則天下豪俊自愛之士將奮身而効命中原之未復醜虜之未滅必有為陛下辦之者陛下不正風俗而徒執文賤之爵祿以奔走天下臣猶知其不可也嗚呼溺惡偷逸之習伐國之酖毒陛下不早救之後將無及詩曰就其淺矣泳之游之陛下幸寬赦臣之言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著

財用一

財用論　　芸閣先生

民間財用不足亦緣不立制度情欲侈費之所致富者有財得而爲之貧者效之從而敗業一衣之直一餅之費有可以充累月之用者財何由不乏民何由不貧有墳土未乾而家無擔石者一有水旱安得不至流亡古者以民無常心故制民之産使仰事俯畜皆不失所貴者自公卿達于庶人宫室服御飲食車馬之類依品秩高下細立制度於庶人制度乞先自宫室計口以定間架衣止用紬絹布男子士得乘馬上衣用白不得累帽婦人不得乘轎子首飾不得用珠金衣服不得組繡器用不得用銀婚禮不得用樂送終不得用繁輦不得設道祭會葬親賓不得飲酒破服喪禮賻數不得過五匹以此之類細立禁約城郭

以妨鄉役以往使之稍密紀者亦罰不依法者送官重行決罰如
此則民必安定財用可足

生財

金華先生

臣聞匹夫之財藏之於家而天子之財藏之於天下然為天下
而取之則必為天下而用之天子不可以自取而已用也夫匹
偷目下之私謀而徇其妻孥之耶今匹夫遺一金之資則必窺
十金之息若豪奪其一而收亦知之已為下策況從有方金之費
而無一金之償乎是則匹夫不終朝而破竭天子不十年而殫
斃矣自其禍作其取之於天下者莫知紀極名為雲天恥莫大
雖為天下而用之然而能復歸常之耶成尺寸之功者誰敢言
苟有方金之費而無一金之償也又何使於殫斃而不振哉財
之在天下譬之菽粟去此就彼雖而取之必圖蓄養以生之然後
愈取而愈有余何雅如取之而不知所以生之雖周公無以善
其後且所謂生之者非欲陰設峻法以聚民利求財而益之也

將願開其賞罰之路變惜節儉偉布於天下者生生而不窮哉如此則天下者陛下之無盡藏也凡一有爲必詔目下先計其所費而後責其所償以乏之而行賞罰爲無乎不貪已之近功而挾吾之實力也如果能辦天下之大事而建天下之大業則嗚天下之所有孰以奉之吾亦何斬昔漢高帝捐黃金四万斤畀陳平間楚而卒能制沈增之死命用財如高帝乃爲得矣方高帝微時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已定天下置酒未央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嘗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与仲多以此言之高不如高帝之所成則仲之治產力業未爲失也言天下摘一家也其大可万万而取之亟隨手而要索之耳曾無秋毫之償而復不啻所以生之之理乎是誠自伐之道也嗚呼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願陛下深思之無忽

疏

兵制　　河南先生

今之戎狄世兼燕冀然強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宜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攘卻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柔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尊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強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武事也爲今之而言兵之長在戰與守兵之失在御與救廢兵之長用兵之失所以退敗也假以虜事言之君閫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討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奉命而已朝廷必消其責議者亦置其罪尚不御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遛議者稱其良帥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敢攻之緩急不論城壁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

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畫其罪若不救之罪或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專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為失策何謂戰為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於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雖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為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為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防而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瑕急援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内失所以為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盖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復府兵論

潘浪涓

三代之法隱兵於農因時講武以見武節六國分裂破法変隳故齊有技擊之師秦有閭左之戍魏有武卒之威是皆矣矯者頤頤利用遞代張代翕相爲雄雌漢立三品之更定士論之戍或驻市衆率家人子者於尺籍分遣扞衛下至西魏大統中始有府兵之謀初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才力之士爲之首身租庸調一切蠲之每秋物既登農事閒暇郡將閱集教以進退趨亂金鼓之節馬畜粮糒六家共之總登百府每一府則以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每軍以一開府將之二府又屬一大將軍二大將軍屬一柱國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万此蘇綽之始也降及隋氏始開十二衛府置郎將諸衛將駐而罷去開府之号以爲散官有衆五十餘万七倍於初有唐踵襲隋制內設衛官更分上中下三品之号宿兵衆內更休迭上外有折衝府有都尉果毅之官散兵分隸諸柱衛府司縣籍

六十免去天下之府六百三十有三焉衛士六十餘万焉
呼盛哉三河之衆与関輔相差每歳仲冬以籍上送兵部四方
有變則走符以集之本郡官吏与折衝合験其符以遣給其裝
稟衆所愁發則折衝都尉而下与之皆行至期會之地練其疲
鈍不勝任者之折衝州將皆以律定罪多者免官少者削秩文
皇每府士番上躬自閲試故所向无敵威震海内每歌凱告旋
使各依道備敵務賞於外靡給北清唐之制也隋文發嶽陳祢
包一天下北破突厥西蕩吐渾北藏流水南暢林邑唐祖籍之
皆提四海太宗北馳延陀開斥海之地西刈龜茲置二庭於境
内兵降究頡立為三十有六州高宗擧高麗拔百濟庭孤竹之
長皆因此而得制斯則用府兵之明效也舊制擇將帥于德之
目以尸其伐武氏破散先法以寵近戚綏御失節謀慶自封有
取之民耆於破選自壊手目以求爵免當近上率皆脱偽而來
有司廢懈兵復長領府兵自此微弱矣天寶初載[illegible]停折衝兵

兵可充徒立名号耒年更士兵械悉皆罷之府兵於此廢矣及賊臣猖獗復然無守乃募長征之卒給於縣官用度不充權然領貴近又府兵之類驗也本朝自祖宗定天下具明講合式戎之好寢兵頭甲踐數十年間昨者小羌驕逆不度跳梁西夏捜閑于士蕩其巢穴而定兵鹿砥礪日趨陥散殆物故不可勝言中出金錢廣為召募而窮名多國用者幾稀其人向者士大夫獻議於庭願籍民丁使自護疆守朝廷詔遣近臣分行郡國閱三邊稅籍得衆數十万而朔方因舊為多亦府兵之遺制也然議者紛糅莫可適從於獨其租役則國用不充給之利器恐因而生変告兄令不一措置乖方條教雖下而莫能循守始令自衛疆士既而距之向敵矣始令農隙以講既而點畢之矣人情不驗遠近搔動今若欲社劫逃招使之氣奪勢殘長征之士必不可用莫若循隋唐諸衛之制別立官府用則必集散則復業建立之始終廢興之利病銷曰于前爛然可見之矣鄙臣之手過等

議論不敢臆說聊布舊聞而已

明問

老泉先生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知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周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為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坐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特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

間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万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功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自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兵制　同前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

間有諸侯抗天子之命者有矣未聞有卒伍叫呼橫行者也秦漢
已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
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
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
不為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
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
重秦漢已來号為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
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
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無耕爾
無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爾謂我無耕
無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
自重而不我咎故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弃以
怨其上欲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
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上已量縮其用

斃子而欲絶於斯民也則徧天下一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淪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曰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壞矣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强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且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兵且勢不可也三代井田雖三尺

莫予知其迹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千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為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而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湼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陳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田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弃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變而斯民不復知其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貪欵

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為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已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為兵今三分而取其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一家止一夫為兵况諸古則為逸矣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唐制稍同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征徭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其優為之耳

兵民論

潁濱先生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為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害斯爲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猶相適其高下使食其役而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

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書計高可以治人下可以爲役而
權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財遷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
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手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
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手而無以資之娶之以勞苦迫之
以飢饉不猶起爲盜則無以衆適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
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置府衛兵廢朝廷有禁兵
藩鎭有備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點涅之兵分
布內外於界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
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伐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
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賴之
人一隸於伍符亦藉食其粟衣其帛俛身受笞而不敢肆居則
學弓劍出則以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類
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蓄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
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

下除其害與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足於養兵而較版籍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暴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責其効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奇正論　　濟南先生

自闢天下之事有能以勝不能有術以勝無術皆有能矣能之精者又勝焉皆有術矣術之多者又勝焉皆以羿與般而譬之羿善射般善工學射者有彀的學工者有規矩特其大略也般之所以巧又有巧焉故予羿之射既與羿之巧均則有勝羿之心焉必曰吾與乃伎相若羿不勝其忿而鬭伎果相若則為羿之過失於盡其巧而傳之故卻視般之教示以巧而不盡其術以兵者誠為自勝之計也兵始於黃帝法成於太公黃帝而上兵未設以有兵勝無兵太公而上法未備以有法勝無法太公而後何其紛紛耶用兵者既傾學兵者既衆一定之法不足以

相勝故管仲穰苴孫武吳起尉繚留侯孔明李靖之徒始出而論奇正奇正者因古以御時依財以立用于變万化以制勝其策用之之法可觀也而所以用之者不可見也戰之之理可論也而所以戰者不可傳也勝之之道可識也而所以勝之者不可傳也用兵之書布在方冊既已人人皆可習矣用兵之法試於行陳既已人人皆能布矣人人皆習我亦習焉人人皆能我亦能焉是亦衆人也以衆人敵衆人尚何議先勝故奇正之理古人議而不辨奇正之法古人論而不議奇正之变古人存而不論非不論也不可論也不可論故不弊而常新以俟後世君子俾因襲致用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智知可以道運而不可以迹究法猶奕之局也兵猶奕之碁也奇正猶奕之智也智無一揆碁無定形觀其黑白不相容新故不相仍悉天情狀万變勝負得失在於一子救則奇正之形所以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亦一二策而已故四爲

正四為奇黃帝握機之文也二將為正一術為奇曹公新書之義也前向為正後卻為奇太宗所以勝宋老生也先合為正後出為奇曹公所以辨孫武也方為正圓為奇步為正騎為奇受於君者為正將所自出者為奇將固慮之於人既用之則為故智不足襲蹈何哉不惟出之人知之而敵人亦知之故當益為變化出意外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不致於人者非陳迹相沿而能勝也苟惟正此固可狎矣能求奇正之義於意外古今幾人哉故李兵雖眾不足畏之誠以勝之文勝者猶在人也目觀唐太宗與李靖論奇正之理所謂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奇亦勝正亦勝善夫能知變通故其論左右進退莫非奇正之變其言曰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之以為正吾之正使敵視之以為奇因其漢長於弩而番長於馬則為之法使焉亦有正弩亦有奇變其號而易其服也則為之法使番而示之以漢為奇漢而示之以番為奇方其陣之散也以合為奇方其

陣之合也以散為奇觸類長之變而通之使奇正相生生不窮奇正相變變變不測惟故多方誤敵乖其所之豈復膠柱哉卻視孫子所謂以正合以奇勝猶爲膠柱矣李靖論韓擒虎以謂但能識正爲正奇爲奇不知奇正之相變知奇正之相變者其知神之幾乎故孤虛者天之陰陽左右者人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相生也無窮如天地相因也無竭如江河相濟也終而復始如日月相成也死而復生如四時味止於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聲止於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色止於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視兵雖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巧曆不能盡其數聖智不能極其端此之謂兵妙或曰奇正固有宜分合固有變如之何以訓偏裨如之何以教士卒目曰簡其節目異其號令正爲一法奇爲一法或進或退各以何別或分或合各以何驗吾以號令使之號令所指彼亦隨之既一吾之耳目又變敵之耳目兵惟知有號令不知爲奇正車果何出騎果何求徒

果何從敵人雖知吾有奇正不知奇正所在士卒雖為吾用而
吾以奇正取勝不知奇正何先方料吾以正而吾忽以奇方意
吾以奇而吾正以正不惟敵之不知而士卒亦莫之知孫子曰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
善也知吾有制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非善之善不
足以与於此或曰奇正之情何如曰兵家之要貴我專而敵
分為奇正者在我故專雖奇正者在敵故分以知吾之有奇正
也則備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備我者所以寡彼也無所
不備者無所不寡也我專為一彼分為十以十系一者也我專
則安彼分則擾以安系擾者也勝負之理不言可喻故能正不
能奇守將也能奇不能正鬬將也守將可以用奇扐鬬將可以
用正若能奇能正乃國之輔今夫以武為業勁暴億万鬬力者
而已鮮知兵之法孝兵之法動衆數千人分行陣而已鮮知窮兵之
理動衆數十分强弱而已鮮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為

正爲正而已鮮知奇正之變者故曰兵法貴勝勝之所以勝以奇正法可傳而奇正不可傳孝兵雖衆不足恃者以勝所以勝之所以勝者猶在人也或曰羊叔子平吳也不爲掩襲之計克日而後戰余何事論奇正哉且曰乃所以爲正也償不織停歸命頓纏奇正之用也懷其心速在死而王濬舟師東下一舉而得其手矣其社孰知夫王在荊州而謀在益州耶茲奇正之大者也人君但貴將之用奇正必從羊叔子則成功必大矣

練兵

金華先生

肇強之兵必以少而堅因弱之兵必衆而脆是死他肇強之兵起於仗義致死而不顧因弱之兵習於安佚畏敵而易動尋邑之百万而挫於光武之三千由此故也是以肇強之兵法當用其鋒而因弱之兵法當作其氣然而因弱之兵有愈於肇強之兵者可以持久耳苟能作其氣而不輕用之伺釁乘勢以投一日之利此符堅所以終爲謝玄所屠也今日之兵可謂因弱矣其患故在於

衆而脆惟能汰而練之作其氣以強其志使之少而堅則可以持久而不殆苟徒以兵多之爲觀美不惟竭民耗財既先自伐而壯勇者亦將爲疲怯之所敗而卒不復振矣方太祖太宗削平僭偽混一區宇而當時所用之兵不過二十餘萬豈若今之尾雜而不問耶且古之善用兵者莫出於漢高魏武而漢高以六十萬覆於睢水魏武以八十萬衂於赤壁蓋漢高所用者劫五諸侯之兵而魏武所用者併劉荆州之衆皆新附客軍未嘗汰練雖衆而脆以故漢高魏武用之而猶不免於覆衂況漢高魏武之不及者又當如何哉而尤有深憂者兵吾之役也置之於九天之上而出之於九地之下蹈水赴火宜莫不可者今乃悍然有難御之態稍逆其意則欲詈扈大略官長等縱橫而四出恐是僨首下氣以高爵厚祿而豢撫之嘗考其故矣由吾之士遠圖而貪近功使之時効秋毫之力而爲丘山之德於我是已驕肆而不用深所不取也蓋君子察況兵而專恤疲民苟與裕而

勁便則鉏耰白挺可以為堅甲利兵之用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漢之制南北期門羽林為天子心腹之親軍而此又未公矣夫同舟而遇風胡越為左右手況天下之民乃吾之赤子者哉是德撫恩以重結之則緩急有變皆吾心腹之親軍也皆可使奮忘以衛上而致死以禦敵且知不得專主於安危之權嘗有所忌則不戒而自戢矣此轉禍之至術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三十七